

前 言

征集出版文史资料，为研究我国近代史、现代史和革命历史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具有重要意义。周恩来总理生前曾对各方面老年人士提出：“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我们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抢救”史料，用它来教育当代和后代人民，使之了解过去历史，认识当前形势，有利于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

文史资料乃各个历史时期人们活动的纪录，基本上为作者之身历目睹。但因撰写者大都年事已高，记忆难免有误，加之每个人的经历、认识的局限，所述史料不尽详实。我们本着“存真求实”和“多说并存”精神，对其内容作了反复核对，而对原作观点、体裁，则未轻易改动，以保持史料的原来面貌。所编资料，仅供内部参考，不宜公开引用。本辑所收，以抚顺地方史料为主，副以部分东北军史料及其它。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和经验不足，错误在所难免，请读者指出、补正。并希望各方人士踊跃投稿！

政协抚顺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

目 录

千金寨的变迁.....刘汉宗 (1)

三千同胞死难记

——平顶山惨案始末.....集体整理 (10)

王仁斋烈士传略(上).....尉常荣 (45)

林仲丹同志在抚顺.....尉常荣 (75)

张澍同志生平简介.....王精玉、薛景元 (80)

费广泰同志生平简介.....郑若静、王精玉、薛景元 (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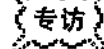
抚顺矫正辅导院.....胡玉书 (85)

张焕相发家简史.....张承荫 (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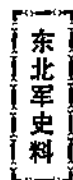
残暴的“集家归屯”.....李一鸣 (98)

戈布大桥与邵氏家庙.....姚云鹏 (109)

骊山捉蒋身历



——访辽宁省政协委员王玉璠...胡 工 (111)



抗日同志会.....林世权 (129)

王曲军官训练团.....林世权 (133)

张学良将军的“随从参秘室”.....林世权 (140)

我所经历的二、三事.....巴德泉 (144)

汪精卫河内被刺考.....陶集安 (148)

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就学见闻.....周可琛 (151)

国民党东北最高军事机关掩护下的军统特务组织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电信工作队...刘守仁 (156)

沈阳市大中院校“六二”罢课游行见闻……	刘守仁	(164)
国民党二十四军内幕……	杨有模	(168)
连载 抚顺煤矿史料(一)……	王渤光	(176)
中共抚顺特支的建立……	尉常荣	(180)
“千金寨”歌谣三首……	姚云鹏	(184)

“千金寨”的变迁

（一）遐邇闻名的“千金寨”

“千金寨”在清末民初以来是比较驰名的地方，特别在东北、山东等地一提起“千金寨”来几乎妇孺皆知。它和抚顺是一个地方或是两个地方？现在到了抚顺为什么找不到这个从前享有盛名的“千金寨”呢？这里有一段变迁历史，这段辛酸的往事是很值得我们回忆的。

“千金寨”的享有盛名是由于采煤工业的发展而远近驰名的。据说明代这里叫“千金所”，一九〇四年日俄战前，被帝俄强占，就在附近采煤，但规模不大。战后，这一地区被日帝占去，继续开矿。因采煤工业逐步发展，人口也随之增多、集中，形成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都会。到一九〇八年始改称“千金寨”。

原来“千金寨”最繁荣的商场南门外一带，本是几座坟莹，曰“邵家坟”。一九〇五年日帝设立“抚顺炭矿”，由于加紧采煤，拼命掠夺，利用廉价的劳动力，乃从河北、山东等地不断地雇来一批一批华工，于是“千金寨”人口日见增加，商业也日趋繁荣。

一九一五年抚顺县治又由抚顺城迁移到此，各机关团体随之迁来，这里又形成为地方政治中心。那时的旧地图都印有“千金寨”字样，而把“抚顺”用括号括起来作为注释。在关内直鲁地方流行一首歌谣说：“都说关外好，千里没荒

草；头上另有天，金银挖不了”。就是指“千金寨”的“乌金”是无尽的宝藏。又在关内外有“‘千金寨’火车一倒煤（霉）”的歇后语，流行也较普遍。这话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千金寨”产煤之多。

由于“千金寨”这样驰名，因而当时不知有多少人知有“千金寨”而不知有“抚顺”，更不知有多少人憧憬这个地方，向往这个地方。

（二）“千金寨”的市容

一九三三年我来到了“千金寨”，见到了卢山真面目。

这个都会南迄“千山台”麓，北接“大官屯”，东邻“杨柏河”，西接“古城子露天堀（今西露天矿）”。东西长约五里，南北宽约四里，人口约七、八万人。市街除驻有县级各机关、团体外，市内为第九公安分局所辖，下设有分所十余处。公私立学校有女师一处，小学几处，商店、摊床约三千多家。市面完全为旧式街道，没有现代马路和完整的上下水道等设施。较繁荣的地区为前后新市街、商场、菜市、东西平康、铁道南等处。

“千金寨”到处臭气熏天，垃圾遍地，所谓的繁荣不过是妓院、酒楼、烟馆（当时公开贩毒，开场接客，烟馆到处皆是，最出名的有“雅集轩”、“小瀛川”、“登仙阁”、“别有天”等等，真是“别有天地非人间”！）赌场以及旧天桥式的“杂巴地”（贩假药的，算命的，卖艺卖唱的等等）而已。在熙熙攘攘、形形色色的人流中随处可以看到乞丐满街，饿殍载道。每当严冬，到处都有“银针秀士”和“白面书生”（指打“吗啡”抽“白面”的上瘾者）的尸体，横

卧在商户的门洞或大桥底下。

“千金寨”的市民在日寇和汉奸的种种剥削压迫之下，再受到市场上花花绿绿的引诱和欺骗，常年都在恐怖、饥饿、流离的笼罩中。市民中的工人大部分是独身来到了千金寨，政治生活上实处于奴隶的境地，受到日本警宪和大、小汉奸、把头的重压。经济生活上严重地遭到层层统治者，特别是大、小把头的敲诈剥削以及卖店、典当铺的巧取豪夺。精神生活上，统治阶级兴办了各种封建会道门如理善会、家理会、道德会等等用以麻痹人民的思想意识。还有到处林立的妓院、烟馆、赌场、酒楼……等等。总之无异于一个人间地狱。因而有：“到了‘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破烂”，和“到了千金寨，就得披麻袋”等歌谣。真是不到“千金寨”不知祖国产煤的丰富；不到“千金寨”，不知人民灾难的深重。那时的“千金寨”整个是一幅流民图！

（三）“千金寨”是怎样塌陷的

“千金寨”更有为任何都会所没有的，独特的灾难。那就是地壳陷落，房倒屋塌以至全体居民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的威胁。

原来“千金寨”地下有极厚的煤层，而市街东南部有“大山坑”、“东乡坑”井下采煤；南和西部有“古城子露天塌”露天采煤。日帝为了加强掠夺，扩大采煤区，就企图把“千金寨”“揭盖”以便获得巨额利润。可是这里是地方，住有六、七万人之多，迁移问题，谈何容易。据说在一九二七年前日本曾几度与中国当局磋商，用尽利诱威胁之能事，但是由于事体重大，居民一致反对，因而未能得逞。

迁移问题未能解决，日帝乃用阴险毒辣的手段，迫使华人就范，于是魔爪竟伸入“千金寨”地下了！他们使用只采煤不充填的办法，这种野蛮行为不但是不顾人道的措施，据说这也是违反国际采煤公法。可是日帝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意孤行，生当旧中国的“千金寨”居民一向不幸！

“千金寨”的人们，特别是初到的人，听到地下采煤放炮，更是胆颤心惊。房屋东西乱颤，大有摇摇欲坠之势，真是吓煞人也。这样一来市街所有住房，无不四分五裂，东倒西歪，以至房倒屋塌，惨象环生。由于地面逐步下沉，每当雨季，市面多半变成泽国，大有行不得也之势。

一九二八年抚顺县政府，公安局、财政局、教育局、电话局以及辽宁第十五号监狱等机关（均在一条街上，比邻而居）都因地基倾陷，以致房舍行将倒塌。当时县政府院内积水没腰，受害更重。不得已县政府及所属各局迁到地势较高的“大同栈”院内（教育局另迁一处），辽宁第十五号监狱则迁到抚顺城去。据悉这些机关房舍下沉是日帝故意在这地带地下加深采矿所造成的，以期达到迁移的目的。经过县政府的交涉，日帝理屈，不得不承认负担“大同栈”的房租，由“抚顺炭矿”按年支付。与此同时居民们受到这样迫害乃纷纷提出抗议，请愿呈文像雪片般飞来旧中国抚顺县政府，要求向“抚顺炭矿”严重交涉必须保证安全，赔偿损失。县府据此向“抚顺炭矿”照会，该矿竟强词夺理说，这与采煤无关，若怕危险只有搬家好了。后经不断交涉抗议，尽管弱国无外交，但日帝毕竟理亏，乃于每年终将这些案件积累一起，会同中国官方查明后发给少数赔偿费。这种微不足道的赔偿，日帝美其名曰“水灾慰问金”，还说是根据“中日亲善”

的原则来慰问的，不是什么赔偿。居民们一方面不断抗议，一方面尽可能倒了再盖。虽然在危险中挣扎，但是坚决不搬。若搬必须由“抚顺炭矿”付出相适应的损失费。这是“九一八”以前旧中国时代的情况。

（四）“千金寨”移转的经过

1、移转前日帝的布置

伪满傀儡政权时代，“千金寨”由半殖民地沦为殖民地了。这时在形式上虽然还有日满两国之分，但实际上是日帝为所欲为。

一九三五年春，我充伪抚顺县公署内务局行政股科员，过着“等因奉此”生涯。那时根据居民的不断抗议经我手随时办理公文，向“抚顺炭矿”提出照会，以为尚可援例“恩赐”点“水灾慰问金”。旋接“抚顺炭矿”复称：大意是，我们从昭和六年以前（按指九一八以前）就在沈抚铁路北侧浑河南岸一个低洼地带，用废矸子垫好一个地区。这地方既离“千金寨”接近，又是“安全地带”，正适宜做你们的市街。移转条件是，按面积等量交换，旧房可由本矿收买再将材料低价售给你们，作为对你们的“援助”。

先是“抚顺炭矿”授意给伪抚顺县公署组织“县街移转问题委员会”，承办“千金寨”搬家事宜。当时县参事官（实际上是县长）为山下满男（他是由抚顺炭矿劳务系转任的）逼迫伪县长赵仲达转告农会、商会和部分商民捏造民意，提出移转县街的“申请”。于是在这段“双簧”演出中，才有“抚顺炭矿”的前项照会，这岂不是“名正言顺”又可以表现“日满亲善”么？！

2、移转大会上的争论

为了策划具体的移转问题，就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伪抚顺县公署在县图书馆院内召开了县街移转大会。出席的除伪县公署有关人员之外，有农会、商会和部分商民，房地上，还有日本方面的“抚顺炭矿”及宪兵队“大员”共约百余人。

首先由伪县长说明召开大会的意义。大意是，由于“千金寨”地基陷落，居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据商会、农会、居民等申请移转县街，经征得“抚顺炭矿”同意“支援”，移转到“安全地带”，以期一劳永逸，根本解决。希望大家面讨如何组织机构，共同策划进行，等语。这时大家面面相觑，沉寂一时。

突由“千金寨”最大房主邵葆廉之子邵文纯起立发言，侃侃陈词据理力争，言人之所不敢言，会场均为之警愕叹服。他反驳的主要论点大意如下：

① “千金寨”地基倾陷的原因完全是由于“抚顺炭矿”采煤而引起的，该矿应该，也必须对这个事件负全部责任。如真能本着“日满亲善”的原则应立即停止在“千金寨”地下采煤，以保证县街的安全。

② 新予定县街所谓“安全地带”是在浑河涝洼塘里用油母页岩垫起来的最易燃烧发火，不但不能植树绿化，而且不适于较大的建筑；现在部分地方还在燃烧中，怎能说是“安全地带”？

③ 新予定县街南边紧接东亚驰名的火力发电厂和油母页岩制油厂，废烟废气，天日为昏，这如何能做为商民居住地区？

④ 所谓“安全地带”是个荒凉区，向无人烟；而“千金寨”是具有历史性的繁荣区，人口集中。以荒凉区换繁荣区，等量交换，这岂是事理之平？

⑤ “千金寨”拥有六、七万人口，生命财产，寄附斯土，在此易于为生，离此难于维持。而况动产不动产何止几万，问题复杂，损失惨重，若不给予合理的赔偿与安慰，万难承诺。

⑥ 商会为商业团体，商号在哪里财产可以移到那里；农会是农民团体，与县街移转无关；个别商民房主自不能代表全体民意。而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主要是房地主和全体居民，因此原申请迁移的单位和个人均不能代表全体房地主和居民的意志，自不应视为有效。

根据以上理由，我们坚决不同意“千金寨”移转，并要求政府向“抚顺炭矿”交涉，赔偿从前的损失，保证今后的安全！

这时全场窃窃私议，除个别有表示附议之外，绝大多数是慑于形势，不敢驳斥。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移转的条件上，妄想能得到日帝某些“恩赐”。日帝出席人员则频频与翻译耳语，时时向邵注视，空气有些紧张。伪县长则进退狼狽，更为尴尬。乃不得不饰词说，这事既系根据一些团体和商民申请，又得到上级省府的同意，因此才召开大会征求意见。如果出席人员多数没有异议，自不能因有少数反对而停止。随即征问其他出席人员意见。大家以形势所逼，只好承认移转。于是伪县长发表根据多数人同意，决定移转县街。并立即组织“抚顺县街移转问题委员会”以王烈斌为主任委员，高绍忱、黄毅、朱海珊等（均系大房主地主，当时所谓的

“绅士”）为委员。

当场邵氏再度起立发言，大意谓根据新国家（按指伪满）保障私人财产的法律，我们是房地产所有权所在，不容许任何人侵犯。你们组织任何会体，我们概不受它拘束。

这场移转大会的争论就如此不了了之。

3、终于成为历史上的名词

“千金寨”的移转问题就在日帝的幕后指挥下如计划地执行了。一九三六年强迫大部分商民迁到新址，至一九三七年基本上全部移转竣事。在移转期间因搬家流动，拆旧建新，致秩序不能正常，生活自然不能安定。当时市面萧条，百业凋敝，大部分小商贩以及手工业者无不叫苦连天，生计困难。至于全部六、七万人因迁移而受到的损失更是无法估计。这种不景气现象自一九三五年延至一九三八年以后，又因伪满施行“经济统制”，逐步扩大“配给制”因此居民生活每况愈下，一直不能恢复旧观了。

在商民移转新址之后独邵氏住宅、商场仍屹立在“千金寨”街头，但已成为茫茫大海中一个孤岛了。缘邵氏系“千金寨”大房地产主，有规模宏大的商场一处，南楼为饭店，北楼为戏院，四周是妓馆，中间有摊床二三百家。其住宅系旧式的磨砖瓦房，后院又有花园亭台假山，面积都相当可观。其他出租的商、市民房很多，由于重利关系，因而坚决要挣扎到底。

先是在召开移转大会之后，邵氏联系有十余名房地主联名具呈伪抚顺县公署及伪奉天省公署声请保障产权。日帝抚顺炭矿和日宪兵队几次邀邵相谈，用尽利诱威胁，令其尽速移转。据闻由于双方条件距离很大未能达成协议，因而几度会

谈都是不欢而散。

日帝对付邵某当然是轻而易举。但由于有所顾忌，乃不用蛮横手段而施展 抽水提鱼的 伎俩，使邵某不得不自来俯就。于是乃一面迫使商民从速移转，一面在邵氏住宅商场四周用电机车大量倾倒矸子，以至繁荣一时的商场，风去楼空，门可罗雀。而他的住宅几乎没有出入的道路，最后连电气、水道都给截断了，邵氏只好点烛灯，从遥远地方运水来生活，迫不得已，只得屈伏，在一九三八年与抚顺炭矿妥协（条件完全依照日方摆布）迁移到杨柏河沿欢乐园西邻去。

日帝把新市街名曰“新抚顺”（现仍沿用），不但不能叫“千金寨”原名，并把街道名也改用日本式的如“几町目”、“几番地”（即几道街、几号地之意）。日帝在移转时所承诺负担修建的公共建筑中仅完成“大马路”一条（外有亲仁、中和、福民、北堤等路未修），浑河大桥一座，伪抚顺县公署房舍一处，这是较为适用的（当然也是便于他压榨剥削之用），其余机关学校的建筑莫不因陋就简，潦草从事，至于公园则根本没有动工。

“千金寨”自一九〇五年逐步繁荣以至塌陷，到一九三七年移转计有三十多年历史，至此终于成为历史上的名词。

（撰稿人：刘汉宗）

三千同胞死难记

抚顺平顶山惨案始末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无数血腥屠杀，抚顺平顶山惨案，就是其中突出一例。

平顶山位于抚顺市南郊，西露天矿东部，距市区约四公里。此处原是一小土山，因其土质多沙易挖，人们都从此取土充填矿井，久之土山变成一块荒地。后来，西露天矿向东开拓延伸，居住在扬拍堡和腰截子这俩村镇的一部分矿工的小房被拆除，这块荒地就利用了起来。日伪当局允许矿工在这荒地上盖房，可以不收地价。这样，就有许多贫苦矿工在这里搭盖简易房屋，定居下来，形成一个村庄。起先大家对这个新起的村庄叫不出名来，后来有几位老人谈到，这里原是小土山被挖平，那么就把这个堡子叫平顶山不好吗？大家觉得这个主意很好，就给它起了这个名。这就是平顶山命名的由来。在这个堡子里住有四百多户人家，二千五百多人口，大多是矿工和小商贩，开设有钟表铺、当铺和其他饮食服务性行业等十几家铺子，是一个比较热闹的地区。五十多年前，日本侵略者灭绝人性，采取烧光杀光的政策，平白地把平顶山的全部无辜居民集中起来，进行了惨绝人寰的集体屠杀，把全村所有房子全部烧光。这就是一九三二年轰动中外的平顶山事件。

（一）事件之引起

平顶山事件的发生，是日寇“三光”政策的必然。但欲知其来龙去脉，须得从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和大刀会说起。

一九三一年，由于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寇在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指挥下，强占我东北各大城市及铁路沿线。辽宁东边一带一新宾、桓仁、通化等县，因地处偏僻，日寇鞭长莫及，一时不能派遣军队前往驻守，使用威胁利诱办法，收买东边警备司令（原东边镇守使）于芷山及旧有军政人员暂时维持地方治安，等待日寇接管。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爱国志士，目击国土沦亡，贼势猖獗，莫不同仇敌忾，思欲揭杆而起，救亡图存。先是清原县退伍军人孙铭武，留日学生张明贤等于是年冬在该县八家子附近收缴地主武装，聚众数百，高举义旗；继而新宾的丁青昌、本溪的钟子忱、通化的廖弼且等亦纷纷秣马厉兵，奋起自卫。一时南北呼应，声势浩大，各地民众箪食壶浆以迎义师，抗日形势迅速发展。一九三二年初，原于芷山所部驻于通化的东边保安第一团团长唐聚五率部反正，把当时上述各县蓬勃发展的抗日力量，和桓仁、辑安、临江等县的地方军警及地方武装全部组织起来，组成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设置各路司令部，自任总司令。这一举动，在当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从此，东边各县以通化为中心，开始连成一片，成立辽宁省政府，形成同日寇势力相抗衡的对峙局面。

唐聚五设置的各路司令部，共有三十六路。各路中最具有实力的，实际是新宾方面的第六路。这一路也是唐属下驻扎在新宾的一个营继唐之后举行起义变过来的，编为第六

路。这个营的营长叫李春润(原东边镇守使署参谋处长),在唐起义前后,李早亦有起义救国之心,但其以为时机尚早,不宜轻举妄图,故暂时还保持沉默。不料唐之起义引起了于芷山的极大震动(其时于逆已在沈阳),立即勾引日寇从南扎木,取道新宾进攻自卫军。这一骤然变化的情况,迫使李必须迅速作出抉择,续继采取两面敷衍态度已不可能。在此关键时刻,李终于表明态度,下定决心同于逆决裂,举行起义,誓师阻击敌人。虽经于逆函电交涉,威胁利诱,而李意志坚决,不为所动,一方面动员一切力量抗击敌人,一方面同唐聚五取得密切联系,把自己队伍迅速改编为自卫军第六路,就任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副总司令兼第六路司令。经过激烈战斗,新宾城虽一度为于逆所占领,但李在各路自卫军的配合和支援下,又很快收复了新宾城,敌人狼狈逃窜,南扎木以东和清原以南,仍归自卫军管辖。

李在打退日寇和于逆伪军之后,即以新宾为基地,积极整顿队伍,充实军需,制造弹药,一面严防敌伪进扰,加强戒备,一面恢复地方治安,巩固后方。这时李的兵力得到了迅速的壮大,比起起义当时一个营的兵力有了很大的发展,达到七千余人,计有卫队一个营、本溪刘克俭和新宾丁育昌步兵各一个旅、华九江骑兵一个团、王彤轩武术队一个支队。如果加上唐聚五在东边各县的各路兵力,整个自卫军达到了数万人之众,已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它的存在和发展对日寇是一个严重威胁。

李春润所部的武术队是怎么回事?需要进一步说明。武术队即大刀会或大刀队,首领是王彤轩,外号叫“王拽子”,王原是 新宾汪清门的小学校长,有浓厚的爱国思想和强烈的正

义感，“九一八”事变以后，为蒋介石的卖国政策而痛心疾首，常说：“我宁死，不当一天亡国奴”，便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群众热烈拥护，在新宾汪清门一带享有很高的威望。日伪当局几次想抓他没有抓到，最后被迫逃离家乡，逃到柳河、临江一带，投入那里的大刀会。大刀会原是民间封建迷信组织，打的是保皇党的旗号，首领梁锡夫见王只有一个手臂，却具有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认为是理想人物，合乎他们“独掌擎天”的迷信要求，就请王出来当首领，自任大法师。王彤轩对大刀会的迷信那一套，本来是不信的，他在汪清门办教育时期早就主张拆掉祠堂庙宇办学校，反对跳大神，自然不会认为念上几句符语就可以避刀枪，但是他认为可以利用这个迷信组织来进行抗日，因此，也就乐于接受这个头衔。他上任之后，第一步先劝说梁锡夫不要再打保皇党的旗号，不要再拜龙旗，时代不同，应当打抗日旗帜才有号召力，才有群众基础，梁锡夫接受了他的意见；第二步，他把梁锡夫的大刀会从柳河管内的“十步坑”引出来带到新宾，开始从事实际的抗日活动。王一出柳河就把大刀会旗帜拿掉，以抗日救亡为号召，改称救国军。这支救国军几乎全是山东人，梁锡夫本人的老家也是山东的。王抵达新宾境内，在自己家乡汪清门呆不上一夜就急欲进驻新宾城，想同李有润合作，共同抗日。但是李对这支大刀会一时不甚了解，不敢贸然答应让王彤轩入城。王就在新宾城南邵村庄转来转去，活动了一个时期，一面积极扩充队伍，加强武技训练，一面几次写信给李，说明自己队伍的性质和表白自己的抗日决心，希望李以民族利益为重，共同合作对敌。信里充满爱国热情，辞意恳切，李看了深为感动。经过信札来往，

李看出王对抗日确具诚意，又经一位能说会道专长于拉拢关系外号叫“赵碌碌”者（忘其名字）从中斡旋说合，李终于接受了王的要求，迎接王的部队入城。王的这支强悍部队加入了第六路自卫军，就使第六路自卫军的面貌为之一新，一跃而成为各路自卫军的主力部队。随后，李就把王的队伍改编成第六路自卫军的一个支队，叫武术队，并提任王彤轩为第六路自卫军的副司令。这支武术队刚出柳河“十步坑”时，大约只有五百人，这时已经发展到二千多人，王的学生参军的特别多。由于勇敢善战，这支武术队在各路自卫军中就显得特别活跃。王自己是一个爱国志士，因此对部下也积极灌输爱国思想，对部下约束很严。在他的教育下，士兵们斗志昂扬，为了国家民族，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他们手中拿的是大刀、扎枪，面对现代化装备的日伪军队，攻城陷阵，个个奋勇当先。他们昼伏夜行，神出鬼没，常常利用有利的地形打埋伏，用奇兵突袭的办法制胜敌人，几次战役，迫使敌人闻风丧胆，特别是东昌台一役，武术队日以继夜浴血战斗，消灭和俘虏了大量伪军劲旅邵柏良骑兵团的官兵，使敌人从此不敢轻举侵犯，于是武术队声威大振，首领“王拽子”也因而遐迹驰名。从这以后，自卫军每次出击，武术队必打先锋。就是这支武术队同抚顺平顶山惨案之发生有些关系。

李、王部队合编之后，以唐聚五为首的整个自卫军的实力大大地雄厚了。实力一雄厚，他们的雄心也就大了。他们计划大干一场，在通化、新宾制造弹药武器，准备第一步先攻取千金寨（抚顺），进而攻取奉天（沈阳），对抗日前途充满信心，确定过一番宏图大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从北平还